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三十一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PDF
PDF
PDF



第八十回 婚事初筹素臣早筹兵事 大蛇未弄铁丐先弄小蛇

素臣暗忖：莫非错认其妹赛要离么？红须客道：“赛隐娘平时行刺，或是杀人，都戴着铜面，扮作武士模样；江湖上曾有口号，说是：

男数红须，女说铜面；来如飘风，去如闪电；游戏杀人，一刀一剑；不嫁不娶，天生天戾。

文爷说是替他作伐，可知是作耍了！”素臣笑道：“原来为此！你可知道，他如今却是情愿嫁人了。”因把劝化飞娘之言，从头至尾，叙述一遍说道：“一个女人，尚知悔悟，体贴父母之心，要接续祖宗气脉；怎吾兄堂堂男子，反守着自己邪念，不体父母之心，忍于斩宗绝祀？生为忘亲之人，死为不孝之鬼，九泉之下，何面目以见先人乎？”红须客听那开首劝辞，毫不在意；听着飞娘说话，却反搔着他痒处，点头自喜；听到中间，鼻孔里一阵酸辛，止不住两眼汪汪的，要流那清水；再听到后来，便痛哭直下，滴落如雨，又听结末一段，觉着毛骨悚然；及被素臣责到自己身上，口口不孝，说是无面目见先人，一时痛愤，忽然大叫一声，拔出佩刀，就往喉管上勒去。亏着一席而坐，素臣拔刀隔住，铁丐一手扳住臂膊，没有受伤，虎臣忙跑出位夺去佩刀。红须客一个恶心，口吐鲜血，喷满地下。素臣懊悔道：“这不是了！竟忘他血性利害，受不住这些重话！”

红须客道：“文爷怎这般说？俺自恨禽兽不如，生不如死，敢怪着文爷吗？”素臣道：“如此，便更不是了！不娶还是断绝祖宗气脉，轻生便是戕害父母遗体，罪愈加重，如何使得？吾兄既



知悔恨，便该惜身重命，反邪归正，急急的想娶妻室，为生男育女，承接宗桃之计，怎又寻短见起来？”红须忙出位拜伏，痛哭道：“俺知罪了！”素臣忙扯起来。红须道：“不瞒文爷说，俺非人种也；先母做闺女时，遇疾风暴雨，被龙气感触，怀胎三年；外公外婆气恨，将先母赶逐在外，苦不可言。产时百倍艰难，死过几回，比文爷所说十月怀胎的话，苦楚更甚！俺自幼顽皮，与飞娘一般，不是在树上跌下，就是掉在海里，百死百生，把先母精神魂魄，消耗损伤。先母日则在海边网绰鱼虾，夜则在草窝内织麻纺线，养活着俺。到七八岁，就替俺童养一个网船上女儿，不上一年死了。一连童养三个，都不过一年半就死。先母悲伤成疾，到三十岁上身死。俺那时止十四岁，外婆收留家去。过了两年，外婆又死，就被母舅赶出。这些苦楚，都是外婆告诉，才得知道。俺因文爷之言，想到先母身上，一时心痛，恨不欲生。今被文爷提醒，以后还再敢轻生，不想娶妻生子，承接宗支吗？俺的硬命，别的女人也不敢娶；须得这飞娘，这铜琵琶，才当得住俺这铁绰板哩！”

素臣惊异道：“据吾兄说来，竟与飞娘是逼真一对了！”因把飞娘系人熊所生之事说知，道：“那江湖口号，又恰把你两人作对，岂非天缘奇配？”虎臣道：“口号内天生天厌四字，如今要改作天生天对了！该几时行礼？几时成婚？聘金多少？文相公不特做媒人，并要做主婚的了。”铁丐也是痛泪直下，说道：“大哥说咱要老婆，咱却不知道这种正经道理；只见三弟夫妻恩爱，百般便益，才动了念头。如今听了文爷的话，是再免不得的了！咱自小淘气，连累爷娘，才是利害，咱娘的苦处，更说不尽。还敢不接他气脉，叫他做无祀孤魂吗？求文爷怎样赏给咱一个，不要想什么美而兼勇，勇而且贤，只要有鼻有眼，成了个人，有屁眼放得进鸡巴，有肚皮裹得住胞胎就感激文爷不尽！”素臣笑道：“只要是个女人，你们岛中怕寻不出，怎要求我？”铁丐道：“都是元



帅的号令，自岛主至头目，除本岛岛民外，但是中国的人，取了岛中妇女，就要斫头。有俘获来的，又说不成体面，都赏与兵目。累咱空着急了半年，谁捞着一根毛来？”

素臣道：“你这样着急，就不是头婚，敢也情愿了？”铁丐道：“娼妇又不讨吗？有闺女也看不上咱这丑脸！依着文爷说话，只生得出男女，管甚二婚三婚？”红须客道：“红绡、红拂，都不是二婚吗？文爷果有这人，就一齐撮合，做个兄弟连芳罢。”素臣道：“人是有在心上，相貌既美，兼有贵相，尽配得过，却未到那时候。先把你这亲事说成，就可牵连而来。”铁丐道：“咱是十足贱相，怎敢望配那贵相？不把吃饭家伙都折掉了！”素臣道：“你是十足贱相，天下更有谁是贵相？不是戏话，你合着相书所载的龟形，乃是大贵之相！他日富贵功名，与龙兄相仿。飞娘形如飞凤，亦是大贵之相，我方与龙兄作伐。相女配夫，岂是胡乱撮合的么？”铁丐大笑道：“咱只在海岛里，做这不打劫客商的强盗头儿就够了，咱还想甚富贵？合着龟形，便是大贵之相；那些当龟的，怎不见他封王拜相？”素臣道：“这话留着后应，不必推辞，也不能性急，如今且说正事。”因讨过历日看着，三月十六、十八、二十四，三日都是黄道不将吉日；遂定了十六日行聘，二十四日成婚。问红须岛中兵将数目；红须道：“岛中有十一员战将，二十四员裨将，一百二十名头目，二千九百名战守兵丁。”素臣道：“可准备一千两银子，二百四十匹绸缎做聘礼；五百对铜花，一百匹红绸做花红；要打发人到登、莱两府，去收买丫鬟、箱笼、纱灯、羊角、花爆、酒、烛等物；要教匠人搭灯楼、灯棚、五色彩帐；要招些秧歌傀儡歌唱戏耍之人；总打帐一万银子，这喜事就办过去了。”

红须客三人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奚囊也是疑惑。伏侍的头目兵丁，都伸着舌头。红须客道：“俺的老爷！你要俺生男育女，不要应着二弟的话，把这吃饭家伙都折掉了！俺是什么人，娶一



个老婆，要用一万银子？”素臣道：“你如今是一岛之主，不体面些，也叫岛民及各岛人笑话。飞娘何等身分，白玉麟们何等眼孔，若不体面，便是小觑了他，连我媒人也招着怪头。这怀苦酒，是要强着你吃的了！”红须客道：“文爷说的话，俺断不敢违拗，却实在不能依从。一则力量不及；二则况大元帅要加罪；三则张扬开去，怕不闹出事来！”铁丐、虎臣也俱说：“现在岛中钱粮有限，兵事费用甚多，元帅又不在此，亦难自主，还求文爷减省！”素臣大怒作色道：“你们口口元帅，敢压制我吗？你走遍天下，拣得出这等对头吗？若阔绰些，便费三万两万，也不嫌多；就铺派你，也只一万银子，还是你成婚费用，就不依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立起身，望屏后就走。三人见素臣大怒，都吓慌了，接脚跟进，想要陪礼。素臣摇手示意，悄问：“有甚极机密之处？”红须会意，领到一座高楼上来说道：“这楼虽只三层，地势最高，开窗四望，洋岛悉见；这楼顶不是螺丝缠的么？任你撞钟击鼓，把声响俱转上顶去，收入瓮里，楼下休想听着一点声息，名为神楼，是高手匠人造的。只元帅合咱们兄弟四人，有机密事商议，才上此楼。文爷有甚心话，只顾请说。”素臣看到楼顶，真有大瓮，身大口小，一路缠纹，高可丈许。推窗看时，真个海洋中东一堆，西一簇，露出岛屿，如螺髻一般，青翠欲滴，历历可数。再看到自己岛中一切田原房屋，瞭然在目。因问：“自辽东至福建，这一带直南直北的洋面，共有许多海岛？”

红须客道：“福建不知备细；自乍浦至辽东，除无名小岛外，有名目有岛主的，共是七十二岛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七十二岛岛主，都是中国人，还有外国人？有许多岛，是景王合靳贼的？”红须道：“七十二岛岛主，约有一半中国，一半外洋。辽东、天津一带，有二十余岛，都奉景王；惟屠龙、钓龙两岛，是靳贼党羽。钓龙不打紧；屠龙岛内，兵精粮足，妖僧孽道，凶徒剧贼甚多；景大元帅所以定要除灭他。过了天津，直到这里，共二十七岛。



只有飘风岛正对莱州，在护龙、青霞两岛腋下，未曾归服。其余二十六岛，元帅派俺住这护龙，领着十二岛；派二弟住扶龙岛，三弟住生龙岛，各领七岛。往下去，对着胶州、海州、崇明、乍浦一带洋面，有二十余岛，连这飘风岛，都有靳仁。”

素臣道：“靳贼、景王大势相连，而互相猜忌；屠、钓两岛，与总兵武国宪，皆靳贼阴制景王者，其为重兵可知。兵法：十围五攻；区区六岛所拨之兵，岂能胜之？据刘兄说：胜他十余阵，又没甚俘获，其为骄兵之计无疑。屠龙一岛，既有钓龙为犄角之势，复有天津为援，是有胜无败的形势，所以不遽胜而反诈败者，欲全胜大胜，且乘胜而并收二十六岛，为田单、韩信复齐，破齐之计也！服从靳贼之岛，全在护龙岛之下，又有飘风岛，介在护龙、青霞两岛之间；则彼之欲去护龙，比我的欲去屠龙更甚，况护龙为我根本之地？我揣此贼，必有围魏救韩之计，等我拨运兵粮之后，即起乍浦以上，莱州以下各岛之兵，来专攻护龙。出我不意，攻我无备，我既众寡不敌，难免丧败。日京闻根本之地被重兵围困，必撤兵回救，彼钓龙、屠龙、天津等处之兵，从后追杀，必至大败。古来以全师远攻，一蹶瓦解者，史不绝书；日京尚是知兵之人，何冒昧至此？《左传》所谓：‘莫敖狙于蒲骚之役。’日京亦狙于二十六岛之平故也！我若早来，断不许他去攻屠龙，却要先平这飘风，肘腋之中，岂可穴此狼虎？不独日京，连你们都该知道，何以瞠瞠若此！”虎臣道：“文相公所料，一些不错，他那输的十几阵，真是骄兵之计。如今想起来，既没杀他一员战将，又没得他一石粮食，捞抢些旗帜衣甲，席木板片，多半是糟旧的，这还不是诈败吗？”

红须道：“文爷料他有围魏救赵之计，也是不错的。前日有军士探报，说胶州各岛，都修船练兵，采买粮食；不是这个缘故吗？那飘风一岛，俺们都知道是肘腋之患，几次去剿。无奈岛民感激靳仁，竭力死守；元帅怜他真情，暂缓其死，说待各岛俱



平，彼自不得不下。”素臣吃惊道：“靳仁这厮，如何能得岛民之心？”红须道：“飘风岛那年适遇奇荒，岛民俱要饿死，被靳仁一个伙计，把十数万米谷散给岛民，救了合岛人的性命，故此感恩入骨，死守不降。”

素臣大喜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便可唾手得之！”铁巧道：“文爷既知他们有些恶计，怎还要替大哥行礼结亲，不料理厮杀之事？”

素臣笑道：“此兵机也！方才因有兵目在旁，怕有漏泄，故假作发怒进来，与你们密商。正借这行礼结亲，铺张扬厉，卖个破绽与他，他必来乘机取事，我们这里暗作准备，埋下窝弓，守那猛虎，可不便益吗？”三人大悟，大喜。红须道：“原来文爷是这个主意。在里面伏侍的，虽都是心腹之人，却不可不防。俺们下去，只做拗不过文爷，勉强从顺的罢了。但是元帅处此险地，该作速着人去请他撤兵方好。”素臣笑道：“请他撤兵，这窝弓可不又白埋掉了！如今得刘兄自去，把我的主意说知，叫他假作攻取，却不要深入，只作守等兵粮，为必取之状。一面露布各岛，添兵运粮，前赴助战；却密札岛主，叫他迁延时日，续听调遣。一面照着方才所说的，各处张扬置办，为娶亲之事。我即打发奚囊，随着白家家人，过海行聘。札知白兄机密，并令其准备船只，截住莱州岛船，不放一只回去，以便袭取飘风。令方兄、熊兄送飞娘过海成亲，协力破敌。白兄有两妾翠云、碧云，能见二十里以外毛发之物，令其先期过海，在这楼上弹望敌兵，及岛中奸细举动。我与龙、铁两兄，暗暗拨兵简将，准备厮杀，管教一战成功。这不是解你们危难，遂你们心愿吗？”三人大喜道：“只怕他不上钩，若肯上钩，是必定成功的！”

素臣道：“若日京在此，我便不划此策；他料你们俱是一勇之夫，断无不上钩之理！但我在外护，不合说出真名姓了；若被他知道，便不肯上这钩！”红须道：“不妨，这岛中兵民，俱感激元帅刻骨；俺只吩咐一声，断没泄漏。”说毕，出来。虎臣抬起



那刀，红须客佩好，仍复坐席，狼餐虎咽的，把饭吃完了。红须假作无奈，在岛库内提出五千白物；发二千两，到登、莱等处，采买一切货物；发二千两，请素臣修书，付与奚囊，转请有信代媒，十六日行聘通知，二十四日婚期；发一千两，修饰宫殿房屋，搭棚架灯楼各项杂费。一面大张晓谕，岛主择于某日成婚，各家俱要张灯结彩，许各洋铺过海交易。当日就露布各岛，并发密书。虎臣因将往天津，是夜至素臣房中，讲至三更。素臣方知红须名生，字天生；铁丐名面，字如包；虎臣改名吉如虎；日京改名况如日。次日清晨，写下密札，早膳过，打发虎臣赴天津。

素臣、如包俱易容而出，素臣仍是黄面，如包易作粉红色脸儿，吩咐兵目不许泄漏。只做游玩岛中风景，将城内外四处走到，回来，与天生上楼，指示道：“这后面两座神尾关，现有一百名兵把守，可撤去三分之二，留二三十名老弱军，一半看守，外关，一半看守内关，却只许放人进外关，不许放人进内关。这一带万松岭上，几处墩堡，约有一二十名兵丁，这一座龙脊关，有二十名兵丁把守，须尽撤去。这殿门外空旷地方，可搭一座灯楼，四面都要悬空。望南连接搭着灯棚，直搭到城门住，两边亦俱悬空。这一带仓廩，须拨一百名精兵，在仓门内看守。这古城内，可挑五百名精兵在内，三人轮流操演，关着城门，不许人近城窥探。”复指着北边一岛道：“此岛莫非飘风岛？”天生道：“此岛名青霞。”因指向东一岛道：“那便是飘风，与俺们这岛，恰似鼎足一般。虽在背后，却亏俺这岛后半面，是天生峭壁，又有许多剑尖似的乱石隔住，船不能近，故仍要从外护进来。”

素臣道：“明日拨兵三百名，把本岛战船，十分中选出七分，都驾往青霞岛，只张扬着往天津助战，吩咐岛主悄悄藏着，并操练青霞岛兵候调。”说毕，下楼。自此，每日明办结婚，暗备厮杀之事。素臣自到岛中，天生即让出卧房，与素臣歇宿。至十五日，素臣见已彩画铺设，成一新房模样，就要搬出。天生抵死不



肯，道：“一来敬意，二来仗文爷洪福，得个利市，到二十四日般出不迟！”素臣无奈，只得住下。到了十八日一早，鼓乐喧天，回聘已到。天生请素臣、飞霞两人开盒，只见回的甚是齐整，袍服冠带，靴鞋裤袜，引刀盔甲，书画琴棋，纸墨笔砚，绸缎绫罗，金花红彩等物，摆有三五十匣；其余水礼，亦十分丰盛。岛民、岛妇聚观，拥满门外。兵目传禀：“岛中风俗：凡遇岛主成婚，岛中城内男妇，当日都要进殿磕头。岛民要捧岛主的脚，岛妇要捧岛妃的脚，若捧不着脚，便三年田稻无收。捧脚时，每人有二百文钱，撒地作贺礼，名遍地金钱。捧脚之后，岛主进内成婚，岛民、岛妇都在殿外筵宴，两人一席，每席四碗鱼肉，两盘糕馍，两壶白酒，两碟醋蒜，两碟果品，两碟小菜，都取成双之意，名万民欢乐。满月之后，岛主、岛妃要出城巡视，每日一乡。四乡的岛民、岛妇，也都要捧脚，撒金钱，筵宴。现在城中民妇，俱在外候令。”

天生看着素臣，素臣道：“既是风俗如此，一口允许便了。”天生吩咐下去，兵目传出外面，欢声如雷，纷纷散去。是日大吹大擂，外边看待来使，里边请素臣等筵宴。素臣席散回房，奚囊把玉麟得书，如言准备，锦囊请安，并夫妇二人，于二十日起身，随二位姨娘渡海，并押送嫁妆之事禀知。素臣道：“锦囊还有用处；这天丝要他来则甚？”奚囊道：“天丝是两位姨娘教的武艺，大姑娘又时常指点，比锦囊也低不多。”素臣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比阿锦何如？”奚囊道：“那比不得阿锦，阿锦老练，比锦囊还觉高些。”正说话时，忽地西方起一阵疾风，从开着的两扇窗内，直卷进来，把房内大烛直灭下去。回过风脚，却甚悠扬，那烛仍复明亮。素臣觉着有异，随意把西风作一卦，西天乾金，风为巽木，作为姤卦；风来甚疾，巽为阴象，恐有阴人行刺；而风脚悠扬，烛仍明亮；姤卦婚象，克属乾金，铁丐金姓，求婚甚急，此数莫非当之？因吩咐奚囊，关门掩窗，垂下帐幔，灭去画



烛，防备刺客。自己拔出宝刀，伏在窗槛之下。不多一会，只听窗上一声响，月光之下，一人直落进房。素臣在槛下发起，迎个正着，从背后一把抱住。奚囊在那人手内，夺过宝剑。

素臣忙道：“不要伤他，快去点火。”那人被素臣神力紧箍，挣扎不脱，即使用手来擦肾囊，早被素臣惯倒，把那人两手拘在胸前，尽力捺住，一膝捺压两胯，动弹不得。奚囊点烛进来，素臣一看，却是那女道士赛要离。大喜道：“来得正好，快请铁爷！”须臾，铁丐赶来，素臣令其搜检。铁丐在小靴统里，搜出两把利刃，胸前搜出一股赤绳套索。素臣把套索反缚其手，说道：“此女名立娘，即飞娘胞妹，亦是大贵之相，配得过你。方才起数，与你有姻缘之分；今日正是黄道不将吉日，你可带去，即便成婚，明早我自向龙兄说知。”

铁丐正要老婆，眼见恁般美貌，如何不愿，没口子称谢不尽，抱了就走道：“谢文爷恩赏，明日磕头罢！”踉跄进房，放在床上，扯掉裤子，在缠袋内取一丸药吃下，脱衣上床，尽力狠干，把立娘弄丢了才解放他两手，将衣服剥尽，再闯辕门。这三更天把立娘连丢三次，狼狈不堪，苦苦求饶。铁丐亦觉尽兴起来，喝了口水方才得泄。铁丐阳道本伟，怕立娘经过大敌，征不服他。因在山东路上杀过一个游方和尚，得有补天丸放在身边未曾试过，吃了一丸药，性发作起来，便直干至天明。立娘虽经过妙化法宝，因其相与妇女极多，不能专用在一人身上。自妙化死后又经久旷，被素臣神力压捺、未免伤筋损骨，怎当得起铁丐童，吃了补天淫药，三丢之后百骸弛放，连身都翻不过来，直僵僵的躺在床上。铁丐紧紧抱住。说道：“文爷神数，说你与我有姻缘之分。妙化已死，你若肯放心，入门为正，咱就把你做结发一般。等你姊到来，骨肉团圆，可不是好？”立娘垂泪道：“咱本去刺妙化，被他拿住强奸，因既为所污，难以再嫁他人，才做了道士，与他往来。到得妙化死后，早已安心一世不嫁人的了！谁



知又因来刺红须，被汝奸污，也是咱前世的孽帐！那文爷可就是文素臣？”铁丐道：“正是。”立娘叹口气道：“咱被他拿住两遭了！他的神数，即说与你有姻缘之分，咱便情愿与你厮守一世。只是咱姊恨我切骨，他若嫁来，只怕不肯相容哩！”铁丐道：“不妨，有文爷做主，肯包容你。只是咱们须起去，拜见文爷合大哥，还有石婶子、卫婶子，也得相见。你这样子，是真是假，可挣扎得起来呢？”立娘道：“咱现在眼花头晕，两手如瘫、浑身麻木那里挣扎得起？”铁丐道：“咱先去，等你将息好些，再见罢。”忙忙起来，先到素臣房中，素臣正与天生讲说夜来之事，铁丐跪下磕头。素臣带笑拉起问：“新婚之乐何如？”铁丐道：“乐不可言！不瞒文爷说咱还是童男子，要从没尝着女人滋味，那知有如此快活，怪不得三弟夫妻，恁般恩爱哩！”素臣大笑道：“休说呆话！快些同着出来，还要审问他口供哩。”

铁丐道：“咱原要同他出来，只半死不活的，瘫在那里，便怎么处？”素臣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不信你有这般本事。也罢，你去问他一个备细，他是谁人所使？来刺何人？须把景王及靳贼现在的逆谋，并两家军师名姓，说得明白，才许他与你做夫妻；若有一点遮瞒，留在此便是祸胎，就要即刻开除，顾不得你快活不快活了！”因教导了逼问的话头。铁丐吓得满面失色，没口的答应出去，向立娘述了一遍道：“你须尽底把实话说出，那文爷是神圣一般，穿得人肠子过的，你若藏头露尾，咱就没法救你了！可怜刚做得一夜夫妻，便怎么处？”眼里酸酸的，要流下泪来。

立娘哭道：“咱怕不知道，若早知他在此，也不上这一钓了！景王与靳直都想做皇帝，虽故连牵一块，却各怀歹意。屠龙岛是靳家安放那里，防备景王的；你们元师去剿，来请过兵，虽也发兵，不教尽力。后来知道靳家用计诈败，专等这里发兵，便起乍浦等处岛兵，来袭取护龙。怕这大功全归靳直，故遣咱来刺红须，不料又被文爷擒获！”铁丐吐舌道：“果不出文爷所料！你可



知靳家于何时来袭取呢？”立娘道：“原要等这里发兵三五日后来袭的；如今听见岛主成婚，各处买花炮灯彩，与民同乐，才定了二十四这一日，来里应外合，袭取岛城哩。”铁丐吐了舌头，收不进去，道：“怎被文爷一古脑儿都算定了！你知他里应的，是些什么人？怎样装扮着来呢？”立娘道：“这里不兴和尚道士。他那里有些和尚，都分拨在外；道士及将弁，都扮着本岛及青霞岛民妇，卖花泡灯烛等项的商贾，秧歌高跷等项的撮弄，还有混在送亲队里的，陆续进城，四散埋伏，到那日结亲时，一齐发作。”

铁丐道：“靳贼这些恶计，怎肯张扬开去？你是景王家人，何由得知详细？”立娘道：“他两家各有心腹，各有奸细。奴前日在蓬莱阁上，遇见飘风岛守备吴其仁，是景王的人，在那里做奸细的。他告诉奴如此如此，不日就要成功，咱们还是助他不助他？奴说：‘王爷叫咱来行刺，原是怕大功全归靳直，咱进去行刺得成，是不消说了，若一时没处下手，便须助他成功。一来去了一处外患；二来也分他些功；三来也不失大家牵连的局面。’吴其仁连声答应。咱就把四个徒弟，交托与他，说：‘咱若事成，到你岛中相会；若没处下手，临期你可同咱徒弟到护龙岛大相国寺中相会。’大家约定了，才分散的。”铁丐道：“吴其仁可是三十多岁年纪，脸上有记色的？”

立娘道：“吴其仁左脸上有一搭青记，却是真记色；不像你脸上装的颜色是假。”铁丐失惊道：“你怎知我脸是假？”立娘道：“文爷说，去请铁爷来，这里只有你是铁爷，人都知道是尉迟恭一样，那里有这粉红色脸儿？靳家门下，和尚道士，多半有改变面色的方法；文爷那脸，敢也是假？”前年咱被他拿住，没看见这金黄色的脸儿。”铁丐大笑道：“一些不错。青记色脸儿，是守前关的；还有那两家的军师呢？”立娘道：“靳家是单谋，及景府长史吴凤元；景王这里是张贤士。张贤士专为景王，单谋专为靳仁；凤元看风使舵，俟那家成局，即为那家。贤士只怕单谋，单



谋只怕文爷，若知道文爷在此，便也不来下这一钓哩！”铁丐忙出细述。天生吃惊道：“文爷真是天人，俺也还怕白埋了窝弓！前日幸是没有让房，俺是大意惯了的，险些儿不被这小姨割了头去！”

素臣道：“这些话都是实话，大约此女已真心向你；入门为正，兼有他令姊一脉，当如结发一般待他才是。”铁丐笑逐颜开，连声答应。里面飞霞、石氏知道，进房相见叫喜。把立娘羞得要死，涨红了脸，泪落如雨。飞霞等劝慰了一回，拨两个丫鬟伏侍，料理饭食等事。到夜来，素臣问知尚未起床，因叫了铁丐来问道：“这女子也是劲敌，怎便疲惫至此？莫非有诈？”铁丐道：“小人也为他经过妙化摆弄，怕征他不服，吃了一丸补天丸，直弄到天亮，总不肯泄。他又像死的，又像活的三回，那知就是这般瘫化。”素臣跌足道：“他被压捺已是受伤，再被淫药之力连丢三次，可知是这样疲惫了。以后断断不可，快把药给我，夜里不许再闹，急急调养他起来，正要用着他哩。”铁丐连忙答应，在袋内掏出一包丸药，递与素臣，素臣并在自己包内再三叮嘱，然后就寝。次日，巳、午之间，天生从古城回来，替换铁丐去练兵。只见一阵天风，裹着满天黑云，直压下来。黑云之中，隐见神龙盘曲殿前阶石之上，落满血雨。天生大惊失色，忙问素臣道：“此非佳兆，必有祸患之事！”素臣也是吃惊。正是：

欲向梅花推祸福，便知龙血有元黄。

经字卷十二

第八十一回 文曲布天罗血流四境 红鸾杀华盖月照双郎



兴
替
金
鑑

素臣看着地上血点，随意作卦，地是坤，血离类亦属坤，时在午，加月日之数，共得三十，当坤卦上爻。因向天生道：“此与岛中无涉。弟占得坤卦爻词：‘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’此雨中血点，必龙战被伤，不必介意也！”

天生道：“俺便是龙种；数主龙伤，俺实应之，岂能无事？”素臣道：“数因兄起，则伤者兄；数因龙起，则伤者龙。龙既受伤，此数已毕。若执龟有咎，则伤应及弟，与兄无涉也。”不一会，探子来报：“青霞岛边，有龙与蚌斗，被蚌伤一爪，满洋都洒血雨。”天生方才放心。次日清晨，铁丐同着立娘，出来拜见素臣、天生，又与石氏、飞霞见过礼，外面已报嫁妆船到。素臣道：“白兄两妾到了，石嫂们须迎他一迎。”铁丐便令立娘同去，素臣止住道：“别有用他处。”因命立娘改装，扮作军官模样，专司操练古城兵士，密令阿锦随去防察。一面出去照料搬运嫁妆，接待来使。飞霞等半路接着翠云、碧云，进殿，同至新房。石氏因有孕，不进房，仍到里边料理酒席。锦囊、天丝叩见，递上玉麟书札。素臣看过，便取火来烧掉了。当日，外护汛报，有登、莱等外洋客过海交易及青霞等岛铺户来岛互市。天生道：“向例互市，都在东丰堡设集，拨兵巡防，此番该分外添兵。”素臣问向例派拨兵将数目，天生道：“向例派一员守备，两员百户，四



十名兵。”素臣道：“仍照向例数目，却总拣老弱的去，只说精壮都拨到天津去就是了。”天生会意，依言去派拨。里边设席款待翠云、碧云。次日，请见素臣，递上四匹绸缎，八色绣成的领袖、膝衣、瓶口等物，是红瑶带来，与璇姑上寿的。素臣急命阿锦收过，嘱咐翠云姐妹休要提起。就领上神楼，令其四面瞭望。碧云道：“那一带松岭边，东一簇，西一簇的人，指手划脚，是个奸细模样。”翠云道：“后边这关口，也有些人在那里指划，面目也是凶恶。”素臣道：“二位须不时上来察看，明日夜间月起，上来一次，后日就要常川探视，午后报我知道。”复指点着：“这是万松岭，这是外关、内关；这是太平仓，这是龙脊关，都是紧要去处。”嘱咐过下楼。外护汛报来：“登、莱等处及青霞等岛，有秧歌、高跷、傀儡、像声、走索卖诸般撮弄之人进岛。素臣问：“有无安顿处所？”天生道：“本岛有四堡，东丰、解、西乐、南和、北须，俱有土城空房，专备洋商互市，屯札别岛贡献聘问使臣之处。”素臣即令屯于西乐堡，也拨老弱兵弁，前去防守。是日，发了令箭，差心腹将去青霞岛调兵。两封密札，令照面上所开处所，次等开拆。密令心腹兵目，预备松指、麻绳、救火钩镰、水衣、水盔等物。大张晓谕：二十四日申时，奠雁迎鸾；酉时，结亲，升殿受贺；戌时，赐宴成婚；诸色执事人等，届期预备，毋得违错！二十三日，新人船到。素臣派十员将弁，二百名老弱兵丁，披红簪花，押着酒席犒赏，粗细乐人，前去接待。夜间就提铃唱号，用心防守。并传西乐堡内戏耍诸技，去船边演弄。城内城外，俱张贴告示：二十四日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，城门上毋得拦阻游人，通宵不禁。素臣、飞霞两乘深帏大桥，直抬落船舱，与飞娘相见。悄悄相见，嘱咐一番，留飞霞在船相伴。请有信、以神过船，嘱令如此如此，即上轿而回。一路见灯棚俱已搭齐，殿门外灯楼高耸，都依着素臣，式样轻巧悬空。观看的男妇，挨肩擦背，有些不尴尬的人在内，窥探耳语。定更以后，



素臣约同天生、如包，带着奚囊、锦囊易服私行，在城内各处走转，绝无奸细踪迹。天生疑惑：“莫非白埋了窝弓？”素臣道：“他们都定在明日闹中取事，又因告示通宵不禁，今日都在船在寓，安睡一夜，次日饱餐战饭，人城行事的了。”因叫人把预备水衣、水盔、钩镰等物，都运送预定下的一所空房之内，派两员将弁，一百水军，只听得百子花爆声绝，便如此如此。令天生、如包、立娘、奚囊、锦囊夫妇及飞霞带来侍女，俱早去睡觉，翠云、碧云轮替安歇，准备明日厮杀。令石氏督率派进来做工的诸色岛妇，作房内将弁兵目，率领诸色岛民，料理明日酒筵犒赏诸事，却是一夜不睡。素臣在房假寐，四更以后，叩门声急，忙开进来，却是翠云，说道：“方才上楼瞭望，见东城外一座破落大寺，屋脊上有人行动，仔细察看，竟是大姑娘身量，戴着铜面，提着两个人头，挂在鸱吻之上，如飞而去，不知何故。”

素臣令其回房安息，即出殿越城，奔至大寺，看那鸱吻之上，果有物挂着。先寻到正殿，上楼，见血泊里有两个没头死尸，一堆衣服，抖出四把刀剑，两个缠袋，收在腰内；把衣服展抹血污，裹着两尸连刀剑。从楼窗内掉落落地，复盘上楼檐，在屋脊上，取下首级，找着死尸，一齐放在土墙脚边。收起刀剑，跳将出去，推倒土墙，压盖好了，越城而回。在灯下解出缠袋看时，各有一个银包，包着数十两银子。两个药包，一包是补天丸，一包像刀疮药末。有一个夹袋内，夹着一张谕帖，上写：谕副总兵官元吉，限二十四日申时，万松岭取齐，酉时，听有暗号，攻破神尾关，接应游击元虚，同至后仪门，放火烧宫，候百灵澳令箭施行。又一个夹袋内谕帖：谕提点聂元，限二十四日酉初，大安门取齐，听有暗号，至大丰仓放火，会同正灵官潘一性，截杀救火兵将，赴无碍真人行营缴令。素臣收拾过缠袋刀剑等物，开门唤起天生，问：“百灵澳是何地方？离岛若干里数？”天生道：“百灵澳是巨石岛汛地，离外护八十里。”素臣复问离巨